

王陽先生傳習錄

明·隆慶刻本
梨洲文獻館藏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

語錄二 傳習錄中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凡二冊下冊摘錄

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旣久一旦反之爲難二書姑爲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爲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歟今朱陸之辨明於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於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

不復錄其餘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
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爲學
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菴一書平生
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
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夷
狄禽獸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譊譊終身至於
斃而後已此孔孟已來賢聖苦心雖門人子弟未
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見於答聶文蔚之第一
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卽致良

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卽得入手此又莫詳
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潤沴乃
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
得聞斯學爲慶而絕無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
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
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
損於其閒也

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

誠意一義鍼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傳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

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

行也

旣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

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尙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
味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眞謂行卽是知恐其
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闇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

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眞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卽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

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

己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
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
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
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
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
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
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

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尙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脩身以延壽不貳脩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延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

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旣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己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夭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閒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而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夭壽不貳是猶以夭壽貳其心者也猶以夭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夭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夭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尙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

則尙未能真知天命之所以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本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尙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

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戮呶呶其言其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卽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

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旣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